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

話說紅花立立在路旁，心中甚是著急，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，誰知遇著拐子來。這拐子姓史名文，別號一彈，乃安慶府人氏。娶妻張氏，生下一男一女，男的取名史慶望，不幸出天花而死，女的取名史蓮姑，年已六歲，又生得十分美貌。為何尚未受茶？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，名聲不好，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，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，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名聲，也是不好的，是以不肯許他，所以長成至六歲尚未許配人家。史文做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，他因二歲時在天仙閣閒耍，偶然見神桌下有一本破書，史文就拾起來一看，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，諸般法術甚多。他也看不清楚，就拿回家細細的看，用心依法學習，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件。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：「學此則甚？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，學他何用？」就不許丈夫再學。史文不聽妻子言語，道：「爾們婦人家曉得什麼？學會了不但有趣，也有穿也有吃，豈不是好？」張氏道：「爾若做了沒天理的事，天地也不容爾，爾也不能好死，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。」說了就哭，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，史文只是不聽。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，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。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，問張氏取討原書，張氏道：「爾去問火神爺討罷了。」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，氣得亂喊亂跳，與張氏吵鬧，相打一場，也是沒奈何他。還虧得記得幾件，是迷人的藥法，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，若遇著豔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，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，人若被他彈著便隨他而去，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，然後賣人。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回來，每每勸他不可如此，一則傷天害理，二則若被人聞知，拿去送官如何是好？史文只是不聽。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，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新知縣衙門去告，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，三日一問、五日一比，衙役被打不過，只得用心四處查拿。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，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州，尋了一間房屋住下。來到揚州才得三日，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，此是揚州常禮。

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，吃到將近二更，酒已醉了，遂辭別了朋友要回去。來到半路，影影見一個人站著，急走上前一看，卻是一個女子，想道：「好了，買賣上門了。此處四下無人，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。」遂叫聲問說：「爾這小娘子，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？」紅花紅了面，沒奈何叫聲：「大叔，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，不想走錯了路頭，故立在此等人問路的。」史文想道：「我到此才得幾日，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？如今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。」

乃道：「爾這小娘子，真正是爾的造化，我也是要到黃石街，爾可隨我順路同去便了。」紅花想道：「男女同行卻是不便。」

乃道：「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徑與我，自己回去就好了，不必同行。」史文想道：「這女子到覺乖巧，既不上當，待我用藥來便了。」遂在身邊取出藥包，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，紅花打個寒噤，一時說不出話，只見三面都是水，只有面前一條路，無水可行。史文用手一招，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走。

來到門口，史文將門叩了三下，張氏連忙出來開門，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回來，問道：「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。」將門閉上，來到房中間道：「官人，這女子那裡拐來的？」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，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美麗，卻是丫頭打扮，想道：「好個丫頭，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，想爾諒難回去了。」史文就叫張氏道：「娘子，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。」張氏到後面去取茶，史文想道：「好個女子，不知可是原封貨否？不要管他，待我試一試便知好歹。」才要動手，只見張氏取茶進房來道：「官人，茶在此。」史文道：「放在桌上。娘子，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，爾是要依我的。」張氏道：「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。」史文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見此女子生得美貌，所以用藥迷了他來，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，爾卻不要吃醋。」張氏聞言啐啐了一啐，說道：「爾敢說出這樣話來？虧爾羞也不羞，老面皮無廉恥說出這不肖的話來。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，休得敗壞人的節行。」

史文道：「我的乖乖好娘子，望爾做件好事，今夜與我同他作樂，明夜就來與爾開心。」張氏道：「休得胡說，不必癡心妄想。」史文道：「爾當真不肯麼？」張氏道：「就是不准爾便怎麼？」史文道：「我就殺爾這賤人，怕爾不肯。」立起身就走向廚房要去取刀。張氏忙了，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，眼淚汪汪不敢則聲。史文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，史蓮姑要走來勸，見他手拿一枝刀又不敢上前，只是叫道：「爹爹，這個使不得的。」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病，跌倒在地亂叫亂跳。張氏見了道：「妙啊，此乃惡人生怪病，從來的作惡天地不饒。」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門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，張氏道：「他如此亂叫亂跳，卻如何能得他定？」史蓮姑道：「有了。」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開，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一彈去。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，也不會叫也不會跳，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。史蓮姑道：「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？」張氏道：「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，我勸了他幾句話，他就拿刀要來殺我。」史蓮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，何不放他出去？」張氏道：「想他已被藥沫所迷，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，放他出去也是無益。」史蓮姑道：「如此卻怎麼好？」張氏道：「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，若有人前來尋覓即便還他，只說本是如此，我們見了留他入來，誰疑是拐來的？他還要來謝我們。只怨爾爹爹一世，人只好如此罷，莫說不知解法，就是曉得解法也不敢救他，若是將他救好了，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。」史蓮姑道：「母親說得不錯。」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，母女二人又做些針指，盡可過日。

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，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，百姓人人稱好。那日正在升堂審事，忽見中軍跪下稟道：「聖旨到。」田大修見報，連忙吩咐備辦香案，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，接入大堂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：「聖旨到，跪聽宣讀：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盜童孝貞、施必顯、張順等串連一黨，書札為憑，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，陶天豹左道附從，虞患無窮。除將李芳拿勘外，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，正直無私，聞奏未知虛實，有無難辯，著即拿下勘明，復旨定奪。欽哉謝恩。」田大修聽罷旨意，三呼萬歲，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。田大修大笑道：「花錦章啊花錦章，爾果來得好利害了。我做了數年的官，與爾並無冤仇，無非殺了花秦氏，爾就陷我為賊黨。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，這頂紗帽還保得祝」高文傑道：「陶天豹何在？」田大修正要開口，忽聽得大叫一聲道：「陶天豹在此。」那陶天豹怒氣沖天，一手拿竹刺、一手拿乾坤鏢走出大堂，大聲罵道：「花錦章爾這老賊徒，敢來害我田大人，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，怎麼陷為賊黨？大人啊，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。」

田大修兩目圓睜，大聲喝道：「陶天豹休得胡言，陷我為不忠。」又叫一聲：「高大人，此人就是陶天豹，快快將他拿下。」高文傑叫聲：「與我拿下了。」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，陶天豹大喝一聲道：「誰人敢來？」舞動乾坤鏢，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？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傑，田大修喝道：「誰敢打高大人？他是奉旨而來，爾敢無禮麼？還不束手受綁。」陶天豹道：「這是好賊弄權，大人不要上他的當，快些與我去的好。」田大修道：「我只知忠君，不惜性命，朝廷旨意誰敢違逆？」叫聲：「高大人，還不將他拿下麼？」高文傑道：「左右與我快快拿下。」兩邊侍衛沒奈何，只得上前來拿，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。高文傑見了大怒，自己走下來拿，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，仰面一翻跌倒在地。陶天豹叫道：「大人，爾不隨我去麼？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，才消我心中之恨。」說完駕起雲帕而去，又回頭來叫聲：「高文傑，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，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，叫爾認得我這雙寶鏢的利害。」說完駕雲帕而去。來到半路，卻遇著師父萬花老祖，叫道：「徒弟爾好莽撞，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，爾就不該毆官打役，又要到京中去殺花錦章。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？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，自然叫爾們去拿他。此時切勿妄動，隨我回山，自有道理。」

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，惟以應聲唯唯，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。

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：「反了、反了，如此無法無天麼？目無王法，敢打欽差，這還不是賊黨，乃有何說？又駕霧騰雲而去

要殺花太師，真是左道惑眾。待我奏明聖上便了。」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，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私衙飲宴。

且說邱君陸奉旨出京，一路官員迎送。那日來到南京，文武官員俱來迎接，接入應天府，邱君陸即時傳令命中軍：「火速去揚州，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。」中軍領命而去。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，高文傑報稱：「陶天豹恃強抗拒，擅打欵差，駕雲而去，不能拿祝。」邱君陸道：「且等李芳到來，審了再作道理。」不上幾日，揚州府、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。邱君陸即時升了公座，吩咐將人犯帶進。揚州府帶進李榮春，應天府帶進田大修。邱君陸先叫帶出張環來，侍衛答應一聲，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，邱君陸叫聲：「張環，爾將李榮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。」張環道：「小人因家窮苦，不能度日，所以上山做個嘍囉。山上有三位大王，一個叫做童孝貞，一個叫做施必顯，一個叫做張順，三人打家劫舍，無惡不作，田大修、陶天豹、李榮春三人平日與他俱有書函往來。」邱君陸道：「只這封書是誰寄來？要與那個的？」張環道：「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，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，遂將小人帶進京去，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。」邱君陸道：「可有委曲在內麼？」張環道：「並無虛言，大人若是審出虛情，小的甘當死罪。」

邱君陸叫左右：「將李芳帶上來。」兩邊答應一聲，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下跪著，邱君陸怒目圓睜，大聲喝問道：「李榮春，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大膽？敢與強盜往來。好好據實招來，免受刑罰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大人休得聽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，我祖居揚州，世食王祿，多行善事，並不為非，焉肯與賊為黨？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。」邱君陸道：「胡說，現有書札為憑，又有張環活口作證，爾還敢強辯麼？」叫聲：「左右，與我將李芳夾起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，脫去鞋襪，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，可憐李芳心如油煎，痛不能言。邱君陸道：「李芳，招也不招？」李榮春心如鐵石，視死如歸，雖受酷刑，只是忍著不招。邱君陸道：「將他收緊了。」

兩邊答應一聲，將繩收緊。邱君陸道：「再加八口敲頭。」可憐李榮春腳目也被敲凹了，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，只是不招。

邱君陸吩咐：「帶在一旁。」又叫：「帶田大修上來。」

左右答應一聲，亦隨帶田大修上來。邱君陸道：「田大人，爾祖公世代居官，爾又代聖上巡察，怎麼不思報君之恩，敢與大盜串通一黨？實實招來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？我身居顯職，安肯與賊為黨？因我巡到揚州拜望花虹，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姦，謀死花賽金，被我親身上樓拿姦夫淫婦，究出真情，即刻正法，業已拜本上奏。花虹挾此私仇，陷我與賊為黨。」邱君陸道：「住了，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，不過是爾口外之談，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？我念爾是個命臣，故爾不加刑罰，如今快些將真情招來，我好去復旨。」田大修道：「我為官多年，豈不知國法利害？豈肯與賊往來？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，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，使他來做對頭的。」邱君陸冷笑道：「到辯得乾乾淨淨，那陶天豹何在？」田大修道：「那陶天豹不伏王法，駕雲而去，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，這個與我何干？」邱君陸聞言大怒，喝道：「好個與爾何干？陶天豹乃爾的門徒，怎說無干？據施必顯函內所言，真真是旁門左道，快些招來，免受刑罰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爾不過受花賊之托，我已將頭丟在身故不要了，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。」邱君陸大怒，吩咐左右：「將田大修夾起來。」兩邊答應一聲，將田大修拖倒，脫去靴襪將銅棍套上，兩邊一收，邱君陸問道：「爾招不招？」田大修咬定牙關，只是不招。邱君陸吩咐左右：「將他上了腦箍。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，任刑不招。

邱君陸道：「問李芳招也不招？」李榮春道：「邱君陸，爾受了多少金銀，如此枉法害人？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。若要賄賂到也容易，我家金銀財寶甚多，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。」邱君陸聞言大怒，罵道：「爾這該死的賊囚，敢來衝犯本部麼？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，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鑼擗鼓打劫花府？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？」李榮春道：「這一發好笑，我已收在監內，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？怎說是我招連的？」邱君陸冷笑道：「好個利口能言的賊徒。」叫左右：「將他上了腦箍。」李榮春忍受酷刑，任他敲打，只是「不招」二字。邱君陸一時亦無可奈何，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，不許一人與他往來，府縣官領命而去。邱君陸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，自己退了堂，悶悶不樂。

且說來貴、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，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，二人私下說道：「大爺果然是個好漢，受此酷刑總是不招。」三元道：「此事原是招不得的，若招了就要斬首。」來貴道：「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，我們須要照應才好。」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，禁子不放進去，二人將銀與他，禁子說道：「酒飯我便代送進去，人是不能進去的。」二人沒奈何，只得將酒飯交與禁子送進去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